



# 那一年， 我們一起立願行醫

◆ 文 / 陳子勇 臺中慈濟醫院院長

記得高三那一年，我們一班五十位同學有三十幾位都上了醫科，另外十幾位也大多考上了牙醫等科系，似乎在那個年代，念醫不見得需要太多的理由，可能只是班上氣氛使然，也可能家中有長輩是醫師，想當然爾，從醫就成了志願的首選。而我因為是祖父輩以降家族中第一位考上醫科的孩子，即使叔伯輩已有多位在政、商及教育界成就非凡，還是被家族大家長四叔公冠上「陳家之光」的榮譽。

回首靜想，其實我是當了實習醫生之後，才開始學著照顧「人」。歷經多年光陰所匯集的寶貴經驗是，當醫生最困難之處不是單純學問或經驗的取得，而是如何了解、明白、體悟病人及家屬的病痛與期望，並學習盡自己的能力去付出。

走上外科人生或許純屬偶然，但也可能是從小對醫生形象的認定，以及自己肯吃苦的性格使然！一九八八年我因為

在外島當兵，無法返臺參加住院醫師口試，外科及婦產科成了唯二的選擇。當醫生很辛苦，工時很長，也有面對病人健康需要承諾的壓力，而有侵襲性醫療行為的科別，尤其需要家屬的支持和體諒。想當然，對自己的興趣逐漸疏遠，也成了不可避免的併發症。

頭二年擔任住院醫師的辛苦磨練，每天至少有十二小時待在醫院內學習照顧病人，還要找機會唸書。醫學中心的嚴格訓練，沒有所謂的「血汗醫院」可以投訴；單純的我們只知道能有機會跟著前輩學習，還有做不完的工作可以投入，就是累積未來行醫的經驗和立足醫界的大好機會。當時我總覺得放棄外科就如同放棄自己，即使想要抱怨，也只在住院醫師辦公室內互相調侃，抒發情緒而已。

每每看著病人微笑的臉龐，就是給我最滿足、最美好的收穫。住院醫師第三年面臨次專科的選擇，行醫路在此時

又出現了變數，徬徨的我徘徊在一般外科、整形外科、骨科及神經外科之間。待冷靜分析自己的能力、興趣和競爭力，我成為三位神經外科住院醫師中的一名。歷經嚴格的訓練及眾多學長和老師前輩的指導，到了第五年住院醫師及升上第二年主治醫師時，我有機會到美國，接受為期半年至一年多的基礎、臨床見習和研究員學習的訓練。這一年半的全心投入，無疑奠定了日後基礎及臨床神經醫學的基礎。

現在想想，還真慶幸年輕時的毅力堅持，今天，才能讓我有機會奉獻所學在慈濟。捫心自問，「當發現生命即將走入終點時，你最想做什麼？」

想起數十年前，我曾治療一位年約三十五歲左右的女性腦癌患者，家庭不算富有，但擁有二個小孩的她知足而快樂。某天她因身體不適至門診求診，很少生病的她原本不以為意，然而到醫院檢查後，竟得知罹患了腦癌末期。晴天霹靂，她無法接受老天為何跟她開這種玩笑，一度沮喪到無法自處。她問我：「身材體重維持苗條的我，不偷、不搶，認真地過每一天，為什麼死亡卻選擇了我？」

就在約定好開刀的前幾天，我照例到每間病房巡視關心每位患者的病況，詳細地說明術前要注意的事項，當提及進行手術前必須將頭髮剃光時，她的情緒瞬間潰堤，自覺女性沒有頭髮很丟臉又很難看。一旁，一直默默陪伴她的先生一句話也沒說，只是緩緩著拍著太太

的肩膀，幫忙擦拭太太無助又難過的眼淚。

翌日，當我走進病房時，我竟然看見了二顆光溜溜的頭出現在我眼前，那一幕畫面，我永遠忘不了，我問病人的先生：「為什麼你也理了個大光頭呢？」他只是憨厚的淺笑，給了我一句回答：「因為這樣，我太太就不會覺得她自己的光頭很奇怪了！」我從未像那一天心裡那麼地感動。細數生命意義，讓我堅信，醫者仁心用愛守護病患健康，就是點燃每個生命的心燈的希望。

爾後，有幸來到臺中慈院服務，看到師兄師姊凝聚眾多的愛無悔付出，他們努力推動四大志業八大法印，且謹守上人的教誨，以佛心師志為依歸。「信已無私、信人有愛」，我體會醫院就是道場的真實義，明白行醫就是行菩薩道。

五年多的光陰飛逝，慈濟的法提昇了我對醫療工作的自我期許，時時提醒自己要以菩薩心看待病人、同仁及所有接觸的人事物。比起二十年的行醫經驗，心靈的視野反而擴展了許多，母親和二位女兒的支持，生活上多位善知識不離不棄的提攜，更讓我堅定信念，非常感恩上人創立了這片福田讓我們能參與耕耘；即使現今醫療環境不利於醫院發展，我們仍會以熱誠、堅持、同理心持續奉獻心力，把慈濟醫療做到最好！方不負那一年同學們一起立願行醫的心願，也才不負上人與長輩們一路以來給我的教導與鼓勵。🌱